

方立
作品

「沟死沟埋，路死插牌」
——亡命天涯的黑道勾当，
谁不是满身伤痕？

银都黑帮

我从道上来 1

黄河岸边的血火恩怨，歌舞银都的明枪暗箭
江湖不远，一遭误入……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银都黑帮

我从道上来 1

方立
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都黑帮：我从道上来. 1 / 方立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43-1122-8

I. ①银…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709号

作 者 方 立
插图作者 莫如钊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122-8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我从道上来
1



- 第一章 / 问 / 001
- 第二章 / 出轨 / 022
- 第三章 / 崛起 / 036
- 第四章 / 凤求凰 / 049
- 第五章 / 夜袭 / 074
- 第六章 / 梅红冬白 / 086
- 第七章 / 澡堂子 / 105
- 第八章 / 公道 / 118
- 第九章 / 华宁山 / 133
- 第十章 / 情义 / 147
- 第十一章 / 选择 / 159
- 第十二章 / 退·进 / 172
- 第十三章 / 断掌 / 184
- 第十四章 / 天元 / 202
- 第十五章 / 滚打 / 225
- 第十六章 / 登顶之后 / 241
- 第十七章 / 探花村 / 256
- 第十八章 / 回家 / 275

第一章 问

黑白不分，对错不问，雅到纯粹，俗至高端，这是我做人的格调；不偷、不抢、不要，不拾，是我做人的原则。就凭着这些，我一年前穿着一套西装从清远县来到了金城。

但格调和原则一开始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从下车开始，在路灯的照耀下我就水深火热地遭到了当地混混的一路滚打，回首往昔，狼狈不堪。不过一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从他们口中的土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方针是正确的，坚持是正确的，这个世上是需要格调和原则这种东西的，做正经事需要，不正经时同样需要，并且多多益善。

就在前几天，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准了定安区的黄河十里风情线是个三不管的地带，一口气就带人拿下了这里的所有场子。当这个消息传到雷子耳朵里时，他先觉得不可思议，继而暴跳如雷。他手下的人眉飞色舞地说着，把我神一样的在他面前渲染。他大吼一声够了，一巴掌就把这些狗屁不懂的“苍蝇”给打得龙翔凤翥。他是三里湾区扛旗的，是当哥的，他再大气也绝不允许有人一夜之间就和自己平起平坐。

雷子以前是修造厂的子弟，从脖子处直到小腹文着一条攀藤花蛇，极其扎眼，国字脸，有点儿虎相。他前段时间和我打交道，曾提过让我跟着他混，还让我去帮他打盘踞在红谷区的大小黄牛两兄弟，这大小黄牛两兄弟是近期东北帮派里风生水起的人物，我吃饱了撑的，要去捡这些个烫手的山芋？我当时就

看穿了他憨实外表下的奸诈内心，知道他想跟我玩脑，想先借我这把尖刀去帮他解决前方的险情，稳固他在三里湾区的地位，再跟着来招釜底抽薪连打带削，结果就是——好处全让他一人占了，而我，还是光棍一条，混混一个。

可我是谁呀？我是根子。我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不留神就跑到了雷子屁股后面拿下了黄河十里风情西岸，插上一面大旗，等反应过来时又被大在红谷区的小黄牛牵制住了手脚。我要是他，还真不如一头撞死了算了。

想到这儿我心如明镜。这天下午，定安休闲娱乐中心里，我靠在外场的沙发上点起一根红塔山抽了两口就给掐了，刚愣了一会儿神，桌子上的电话响起了一阵和谐的铃声。我看了一眼号码并不忙着接，和坐在对面的兄弟张悼茂对视一眼，等响了四五声后我才拿起电话问了一声是谁，然后打起精神叫了声：“雷子哥。”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很清楚，这个电话其实我等了许久。

他说道：“根子哥哎，我发现你这人不太仗义。”

我也用相同地语气调戏他：“我的雷子哥哎，你这话是不是说重了，咱哥俩无瓜无葛的，兄弟我哪点不仗义了？”

“有些话还让我往清里说吗？我请你吃饭还没过多久，你年纪轻轻的就得老年痴呆了？”

“请我吃饭，哦，对了，几个月前是在芙蓉镇吃过，老哥勿怪，兄弟最近忙的是屁眼儿冒烟，有时忘性是大了点。”

他冷哼一声。“我叫你帮我打大小黄牛，你说要考虑考虑，那好，我给你时间考虑。嘿嘿，可是没想到，你狗日的不帮我也就算了，我在这边打仗，你跑到定安区去插旗日我屁股？不错，你是忙得屁眼儿冒烟，那是骚的，我现在是屁眼疼，血里呼啦地疼。”

他生气有他的道理，但我也有我的理由。定安区在三里湾区的身后，他怕我牵制他不错，但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想出头就必须牵制他，他以为给我点好处我就会乖乖地任他摆布？放屁。我根子跟着他混还不如回去找三哥，三哥是我在清远县的大哥，我跟着他时就是个二把手，但我要当哥，我要扛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然我来金城干什么？不然我费这么大的劲干

什么？

我淡淡地说：“雷子哥，你心太多了点也太霸道了，定安区是无主之地，是三不管，时髦点可以叫金三角。既然都没人要的地盘，我要了就不算过分。所以，你也别说谁日谁屁股那么难听。我要是你高兴都还来……”

他插道：“我高兴个屁，我已经被人包了饺子了老弟。”

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不能让他，但也不能和他闹僵，凡事总有个尺度，我在尽量拿捏。我不理他继续我的言论。“雷子哥，谁活在世上身前身后不站着人，谁又不是饺子？你这样想想就舒服了，能在你后面站着的都是你的兄弟。放心，我也就是有了这一亩三分地，你还怕我能翻了天去不成？”

他大声对我吼：“我黄牌警告你一次，别当我是傻子。”

黄牌警告这是他的风格，我以前已经被他警告过了一次，按照规则，这次应该是红牌才对。我笑说：“这世上没人敢当你傻子，其实，你要想我帮你就该先让让我，你让我活我总不能让你去死，我这人是记香火的。”

他又冷哼一声。“你倒是敢说实话。”

我喝了口茶，对着张悼茂笑了一个，张悼茂也对我笑了一个，这笑法很贱，但是我们喜欢这样。我说：“出来混话还是敢说的。”

他干笑了两声。“你不但敢说，还敢做，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你这敢说还敢做的手段。”

我跟他打着哈哈。“你就损我吧。”

“我损你？我现在都他娘的想剁了你。”

“剁了我不值几个钱。要早几天你说这话我信，但现在难啊。”

“怎么说？”

“现在不是旧社会，这也不是上海滩，定安区十里黄河风情线一条笔直的街道，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除非你能开着坦克坐着装甲打进来，不然我猫着不出去，你一口把我也吃不下。”我说的是实话，但我心里确实没底，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毕竟我现在根基未稳，需要时间。

他与我针锋相对。“吃不下可以慢慢吃，硬骨头都是嚼着才有味道，反正你不让我舒服，我不给你幸福。”

我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说道：“强大即是幸福，而有钱才能强大，钱从哪

里来？我伸手要你能给吗？所以说幸福别人给不了，通常都是自己争取的。哈，雷子哥，你耐性要真有那么好就没这个电话了。”

他没想到我这么强硬，语气一变嘿嘿笑说：“好，好，刚才你也说了咱们还有点香火，比别人要亲些。”

我示意服务员给茶杯里加了点开水。“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那我还是那句话，你带上你兄弟下三里湾帮我打那两头东北牛，这件事就算完了。”

他态度软了就说明我分析得正确，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东北人要抢他的地盘，他想看着两虎相争，我又何尝不想渔翁得利。于是我说：“有什么好处？”

他哈哈大笑。“还说香火呢，转眼就要好处了？根子，我跟你说，你办事了自然有好处，咱也不是没道义的人。”

道义现在值几个钱，我们这是黑社会谈判，跟做买卖差不多，说的好听点叫贸易，但我还不想把话说重了，就说：“我是无所谓，为了你别说两肋插刀，插上两根棒子都行。不过我还带着一帮小的，他们都是些俗人想不通这些，背后会说我当哥的让人卖命却不给人卖命钱，所以雷子哥你理解一下，现在做生意还要打个订金呢，更别说咱们了，出来当混混的境界都不高。”

他恨得牙齿都痒。“说了半天，倒是我小气了。好，这样，事成之后定安区我一个指头都不会动你的，怎么样？”

我慢吞吞地说：“定安区现在就是我的，你把我媳妇抢去了又卖回给我当老婆，这世上没你这么做生意的吧？”

他看我不吃他那一套，马上拿话吓唬我说：“我客客气气地和你说话，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现在打下定安才几天？你真以为你猫着我就拿不下你？”

长这么大，只有我威胁人，没人能威胁我。“那就试试，不过你再让我说句话。”

“有话说，有屁放。”

“放屁也是个响的，这叫做明人不做暗事，如果你一下掐不死我，我劝你最好消停些，不然把我惹急了，我马上和大小黄牛一起打你，嘿嘿，到时

我真日了你屁股也是你逼的，雷子哥，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大小黄牛的东北帮盘踞在红谷区，和我这边的定安区一前一后刚好把雷子的三里湾区包了饺子。这是他现在最大的心病。

我把电话一挂一扔，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张悼茂在桌下踢了我一脚说：“下一步怎么走？”

张悼茂长得瘦小，原来是金城车站的一霸，我刚来金城时就被他欺负得几乎血肉模糊，后来不打不相识，又一起经历了几件大事，没多久我们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我回过神来：“下一步怎么走？不好走呀。你今天就通知下去，主要是晚上，晚上所有进入定安的生人，尤其感觉是混混的大家留意一下，别让人先进来扎了钉，闹咱们的场子。”

张悼茂笑笑。“咋了？你跟雷子还是谈不拢？他是不是让咱们去打大小黄牛？”

“不是谈不拢，是没法谈，咱们和大小黄牛还隔着一个雷子，跨区战斗无异于找死，要是打，我宁可打雷子，这样还有点希望，因为打输了我们撤出定安区，打赢了就扎根，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也不怕他兴风作浪。算起来雷子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但他现在的压力也比我们大得多，凡事多个小心为好，你不是常说吗？出海就是浪，小心最为上。”

张悼茂笑说：“那行，凡是三个人以上的，我一定盯紧了，定安区就算进来一只苍蝇，我也要去查它个公母。”

我笑说：“那需要带上放大镜的干活了，哦，对了，韶华呢？找着了吗？”

韶华是我的妞，人长得娇艳，喜欢穿高跟鞋牛仔裤，扎个马尾辫子，她在我刚到金城并且最落魄时，用一辆板车把我拉回了家，并收留了我，可以这样说，母亲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她给了我第二次……

张悼茂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没有。我就弄不明白，嫂子她这么大个人了玩什么失踪呢？”

我长叹一口气说道：“你不是说她那天给你和杂万打过电话吗？”

“那又怎么样？就因为我们出来办事瞒着她不带着她。”

我摇摇头。“方韶华她人不傻，一定是上定安区来找过咱们，然后看见了孔雀。”孔雀是夜总会的一个小姐，我们俗称“灯泡”，那天从夜总会出来时，

她挽着我的胳膊，和我貌似亲密。

“看见了又怎么样？你和孔雀没怎么啊？清白得就跟漂白粉洗过的一样，这事我们都知道。”

“你知道她不知道，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你忘了，孔雀那晚挽着我。”

张悼茂撇着嘴笑。“不至于吧？那她当时也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也不能一声不吭地就跑了，这可是对爱情、家庭极不责任的表现。”

“你不了解她，韶华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其实底下细得很，在人面前又要点儿脸，又要显得自己多超然，多有个性，越是在乎的她越强装作不在乎，尤其是感情这回事，以前她伤过。”

“你们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哥，你看要不要多叫人出去找找，别出个什么事。”

“有王云云在她身边能出什么事？她不欺负别人已经是烧香拜佛了。算了，其实她不在是好事，咱们刚打下定安区，早晚有几场硬仗要打，别城门失火，到时把她连累了。”

“有王云云在的确没啥事，这女人光看她铁塔般的身材就知道普通几个男人不是她的对手，其实哥，嫂子我看得出来，她是宁愿和男人共患难的那类型女人，人又仗义，说不定她就是怕你不连累她。”

我抿了一口茶。“过段日子再说吧。”

“嫂子要是觉得你连找都不找她，过段时间她一气起来嫁人了怎么办？你又不是不了解她，她那人没谱，一冲动，脑子一坏，啥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

我笑说：“别的有可能，嫁人不会，她那德性没人要她。”

“你也别太自信了，我嫂子那人其实不错，再加上皮肤白白的，个子高高的，眉毛弯弯的，有些小男孩不小心还真能上她那艘贼船。”

“上了就上了，我有什么办法？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说不定过段时间她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

“你这么肯定？”

我无奈地笑笑。“那我还能怎么说……”

张悼茂前脚刚走，孔雀和尢万就来了。

孔雀染着一头夸张的红发，嘴里总是叼着一根棒棒糖，背地里我管她叫火鸡。我认识她时，她一直都在夜总会里当“灯泡”，赚的是皮肉钱。她自从见过我后，就一直求着我去马夫那儿帮她要她的证件和裸照，而尕万则是我的死党，从小到大的兄弟。我让尕万带着她去办事，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今天孔雀的红发相当斯文地扎在了脑后，衬得脸蛋和脖颈很白。她嘴里依旧唆着一根棒棒糖，大咧咧地往我边上一坐，笑眯眯地说：“根哥，我东西要回来了，照片我留了几张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连着底片全烧了。你要不要？我挑两张性感的给你留个纪念。”

我瞥了她一眼，皱了皱眉说：“看你那干巴巴的样，算了吧，我对你的相片没兴趣。”

她小嘴一噘。“我是看起来干巴摸起来有肉，不信我让你检查检查。”

看着她毫无廉耻地把胸部一挺，我忍不住笑了下，说实话，我还真喜欢她这种类型的，一掌握下去刚好，说不定还略有盈余，视觉上有种说不出的古典美。但意淫完后我假装矜持，说道：“我一不想看；二不会摸，咱俩不触电，关于检查身体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

她捂着嘴笑得很张狂。“根哥你真幽默，送上门的给你检查你都不要，你是不是嫌我以前当过‘灯泡’，嫌我脏呀？都说了我现在不干了，那玩意儿每天都洗，干净得很。”

“我一点也不幽默，你那就算用强酸洗、福尔马林泡也不关我的事，还是说的正事吧？王宽没难为你吧？”

王宽就是孔雀的马夫，前几天被我狠狠地收拾了一顿，现在算是我的小弟，但这人是个软骨头，我还真没看上他。一提到王宽，她顿时眉飞色舞，一看就知道她也是属于那种久被压迫的人民。她说：“他哪敢呀？哎，根哥，我跟他这么久，总算见他知道怕了，他背后偷偷跟我说，你要扒了他一层皮，我问怎么扒呀？他说你把塑料袋给烧了，差点儿就糊他身上了，呵呵呵。”

我不置可否，继续问她：“你跟他多久？”

她回过神来，掰着小葱一般的手指头边算边说：“他以前还在城关区的时候我就跟他了，一、二、三，嗯，算算六年了吧。根哥，有些事你不知道，王宽这是个超级大坏蛋，你要防着他，这儿的人都知道，他有奶就是娘，别

到时候背后捅你一刀子。”

我刚打下定安区，还真不了解自己手下的这些混混，尤其是王宽，把背一靠让她说来听听。

她说：“你知道我这几年帮他赚了多少钱吗？”

“你这么努力应该赚了不少吧？”

“的确不少，而且很多，多得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最早把我放在夜总会里，每天给那儿的妈妈三十块把我们包出去，让她看着我们给我们找客人，我们出台回来的钱一分不剩地全交给他。没赚到钱就打，他打人又狠，摩托车的刹车线你知道吗？他把三根刹车线一绑，就用那个打我们，脱光了还专往大腿两侧打，打得人呀全是血，外面还看不出多少伤。这也就算了，当灯泡的给人打受人欺负是活该，谁叫咱是吃这行饭的？都是皮肉上的事，日在里面，打在外面，我管这叫内外兼修。但根哥，苦吃了一年来见不着钱你怎么想？每年都不让回去，家里的钱也是他帮寄的，寄多少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你说他黑了我们多少钱？”

“那你为什么还跟了他？”

“我犯贱呗。当‘灯泡’的没个人带着是没价钱的，而且又遭人欺负。我一个老家的姐妹把我介绍给他，他把我裸照一拍，身份证一拿，这辈子就等于卖给他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上错床，其实男人入错行不怕，我们女人入错上错就翻不了身了，好在遇见你。”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遇见我也不见得是好事，我还以为你是本地人。”

她突然坐正了，身子有意识地往我边上靠了靠。“根哥，那是我上金城久了你听不出我的口音。”

我闻见她的嘴里有股甜香，多数是棒棒糖吃的。我把身子往边上让了让，也不是因为嫌弃她，只是觉得没必要那么暧昧。“你最好离我远一点说话。”

她锲而不舍地又靠了过来。“你怕什么？不近一点儿你听不见。”

公共场所，我始终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我是做贼心虚，就怕韶华突然出现。我说：“我又不是聋子，够近了，你说吧。”

她嘿嘿对我一个傻笑。“王宽还有个妹，还有个寡妇妈，他妹在外地上

大学，他缺德事干多了不敢让他妹回来。至于他妈呢，我只见过一次，挺慈祥的一个老太太，据说他对他妈不孝顺，让他妈过得就跟叫花子一样。根哥，我给你说点我的事好不好？”

我对她的故事其实不是很感兴趣，无非就是些风花雪月，但我还是说好，表示愿意听下去。没想到就这一听，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

她苦笑一下说：“那我说了，但说之前你得答应我两件事。”

怎么这么麻烦？我有点不耐烦了。“说不说，不说我就不听了。”

她急了，跟我讨价还价说：“那答应一件就行了。”

“什么事？说吧。”

“就是在听的过程中你不准笑。”

“很好笑吗？”

她咬着嘴唇看着我。“很好笑。”

我开始感觉到气氛的严肃了。“好，我不笑。”

“真不笑？”

我因为气氛的严肃而严肃。“不笑。”

她伸出一根小指要与我拉钩钩。

我看了尕万一眼，只见他一个人在吧台上坐下，从背后抽出本书翻到中间看了起来，一动不动。尕万就是这样，一米八上下的个子，脸上全是痘子，一副憨厚的样子，有点像个傻子，他看起书、做起事来很专心，很执着，很像古代人。

我的心一跳，伸出小指和孔雀勾了勾。

她趴在桌子上，托着腮望着前方，仿佛在回忆着千万年前的往事。“根哥，我家穷，我们那儿有田但是种不出庄稼。”

这样的开场白我不惊讶，因为我们都曾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我说：“我家和你家一样，也是穷，穷的地方都一样。”

“肯定不一样，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爹你妈是怎么对你的，我爹我妈又是怎么对我的？我拿他们的话说就是个赔钱的货，生个洋芋蛋子都比生我好。”

摊上这样的爹妈的确不怎么样，好在我生出来是个男的，不然在农村，

说不定也比她好不了多少。我说：“你现在不是赚钱了吗？现在都是认钱不认人，你爹妈应该高兴自己当年生对了你才是。”

她听出了我的调侃，瞥了我一眼。“根哥你说这话是骂我，你看不起我。”

我没想到她这么敏感，只能说：“我随口说的。”

她情不自禁哼了一声。“有些姐妹见到王宽的刹车线都尿过裤子，但我从来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跟着她的话说：“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给我爹我妈打惯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生的……”我看服务员走过，示意她停下，问她喝点什么。她要了杯热牛奶又继续说：“在我后面我妈又怀了一胎女的，好在生下来就死了，不然乡下又多了个吃苦的，金城又多了只‘灯泡’。再后面我又有了个弟，这下我爹我妈才高兴了，我才好过了一点。”

我看她的眼眶有点红了，安慰她说：“雨果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过去就过去了，将来还要将来。”

她用小指轻轻地揉了揉眼角。“我的历史哪那么容易过去，我记性好，有些事过去了也忘不掉。根哥，记忆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反正我从小就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但我也不稀罕这些。根哥，说出来保证你不相信，我在家的時候，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村里戴眼镜的都很牛的，而之所以能牛都是看书看出来的，只有多看书才能牛，将来才有机会到外面去，才能改变自己，改变命运。”

农村的小孩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一句话——穷怕了。我说：“那儿有学上吗？”

“没学上，我家舍不得那几块钱，何况我还要照顾我弟。我那时的字都是左一个右一个缠着识字的大人教我的，有个大人心疼我，送了我一本字典，日子久了常用不常用的我都认全了，然后就是想书看，你不知道认了字后没书看的滋味……”

我接着她的话说：“就和钱多了没东西买的滋味一样。”

她眼睛一亮，把嘴里的棒棒糖掏出来大方地递给我。“奖励你的。”

我接过来就放到了烟灰缸里。“你的牛奶来了，快喝了吧。”

她噙着嘴嘟囔。“我不是牛，奶又不是从我身上挤的，为什么说我的牛奶来了。”

“好，那是我的牛奶来了，你不喝，来，我帮你喝了，这几天我正好缺点营养。”

她双手捧起单耳朵杯子喝了一小口，因为烫放下，但保护得好好的，生怕我抢了去。“我那时每天都在琢磨，双眼一看到谁有本带字的东西就直放贼光，不弄到手决不罢休。但根哥你想啊，我们那么个老猫不拉屎的村子哪有什么书看？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还要掖着藏着，也总是翻烂了才罢手。”

我笑说：“看来是小瞧你了。”

她小脸一沉。“说了不准笑的。”

我马上把脸板上。“我忘了，我不笑。”

她接着说：“我十四岁那年在路上看见狗子坐在一个土垛子上拿着本书人模狗样地翻着。我知道他，他比我大两岁，家里好几代人加起来认的字也没一筐西瓜多，他知道我从这儿过，是故意拿着书挠我心的。我也贱，明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凑了过去，见厚厚的一本，我问那是什么？ he说是字典。我说字典我有，他急了，说是成语字典。我装作不信，要借来看看，他故意刁难我，说让我晚上到他家的田里去。”

我明知故问：“上田里干吗？捉王八逮耗子啊？”

她瞟了我一眼，懒洋洋地说：“你家的王八长在田里面，还能干吗？不就是想干锅子和锤子的事呗，这心思他以前就有过，有几次在山上要亲我摸我都让我跑了。”

“你……你去了？”

她又拿出个棒棒糖撕掉糖纸唆上。“去了，有书看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晚上一定来，你等着我。狗子脏，他听完高兴得鼻涕就下来了，正手反手都抹在了书皮上，然后把书往怀里一揣，屁颠儿颠儿地走了。我心里那个难受你不知道，到了家后还老惦记着这事，心像丢了似的找都找不回来。”她抱着杯子把牛奶喝完，掰着手指又说：“我忘了挑水，忘了喂鸡，没看好火把饭给烧糊了，我弟边上跌了一跤一哭，我爹过来就是一顿耳光，把我打得耳朵就像钻进去了好多小蜜蜂，嗡嗡嗡地直叫。我忍住不哭，打起精神把该干的

活都干了，干完了我家大人还不给我饭吃。不吃就不吃，多大个事情，又不是抢鸡蛋的。”

“抢鸡蛋”是前段时间流行的一个笑话，说的是有个年轻媳妇挎了一篮子鸡蛋上集市去卖，路过一条小巷被一群男人围住扒光给轮了，事后人一走，她站起身来把裤子一提，把上面的草绳一系，吸吸鼻子眼泪一抹，把地上的篮子捡起来数数，一垮一护说，我就日，多大个事情，老娘我还以为是抢鸡蛋的呢。拿我的话说就是沟死沟埋，路死插牌。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拉着我的胳膊。“不准笑，很好笑吗？说过不准笑的。”

我不服气。“你自己刚才就笑了，哦，你能笑我不能笑，想想这样是不是霸道了点儿？”

她摇着我的胳膊。“霸道就霸道，这权利也是一开始你给我的。反正我说了，我能笑你不能笑，我笑也是苦笑，因为我是在给你讲我苦难的童年，你不哭也就算了，至少也应该对此表示同情。”

我马上严肃了起来，把一张脸绷得紧紧的。“好，我不笑。”

她把手放开，上下左右地看看我，直到满意才说：“我那时就想我以后一定要到外面去，打死也不在这个村子里待了。那天晚上我记得月亮很大，照得一屋子光亮，我趁我家大人都睡了跑到了田里，狗子果然在那探头探脑地等着。我说我来了，问书呢？他拍拍边上让我坐下，说他改主意了，只让我在这儿看，不准我借回家去。在那儿看就在那儿看呗。我坐下来把书接过一看，果然是本成语字典。根哥，你不知道我有了一本《新华字典》后做梦都想要本成语字典，你猜猜那时我梦里管成语字典叫什么？”

我正想着十四岁时孔雀的样子，那时候她一定瘦得只有两个大眼珠子，脏兮兮地扎着两根辫子。她自己接着往下说：“金砖。我捧着这块金砖魂就丢了，坐到田边借着月光看了起来。狗子问我好看吗？我点着头不理他，他就趁这机会掀起了我的衣角，把手伸进去摸我。我拿胳膊夹着他的手不让他摸，狗子生气了，夺过书要走。我一急就说你摸你摸吧，但是只准摸不准干其他的。他回来又摸，我只顾看着书，说你轻一点。他抠了我两下把手还要往我裤裆里伸，这下我害怕了。他突然把我按倒在了地上，我反抗但无效，就这样，我的第一次等于被一本成语字典强奸了。狗日的狗子搞我时我记得我疼

得直抖，狗子长得丑，我不想看他，把头歪过去看掉在地上的成语字典，那一页上现在有两个成语我还记得，一个是天公地道，一个是天经地义。我现在慢慢想啊，这两个词像是老天爷故意挑出来笑话和侮辱我的，它是让我认命，我去他妈的天公地道和天经地义，它为什么不翻出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出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好像不是成语，你那词典上应该没有。”

“可惜了，这两句都挺好的，应该收录进去。”

“什么时候我干上这编辑了，就有戏了。”

她接着说：“再后来，狗子那东西大，把我干得都爬不起来。他说他要回去了，问我看完了没有，好把成语字典还给他。我操，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种人。他把我的第一次都拿去了，还好意思跟我要成语字典。我不给他，闹起来他怕了，他和我商量，说不给也行，但我还要让他多干几次。我问几次，他掰着指头想想说十次，我说三次，他说八次，我还是坚持三次，他说五次，最后我们四次成交了。狗子尝到了甜头就想方设法地去整书，一有书就约我，一约我我就出去，有书看我无所谓，反正试过了也就是那回事。女人第一次多金贵啊，第一次都给你了，第二次再矜持那就是装乙了。”

我对她的经历略表遗憾。“后来呢？你又是怎么上的金城的？”

“狗子后来找不着书就偷他家钱跑到其他村去和别人买，回来让他老爹抓住两耳光给打聋了。奇怪，先是聋了一只，但后来另一只也跟着聋了。我们的事他瞒着不敢说，再找我我也不理他。但这狗日的坏，他实在没书了又把我的事告诉了其他村有书的人。那人叫大头，他大我好几岁，癞蛤蟆一样满脸满身的骚婆子。狗子说有书骗我出来，在田里面，大头拿出本红楼梦摇摇说咋样？我二话不说就把裤子褪了下来。狗子在边上馋着，等大头干完了也想爬上来，我让大头打他，大头也听话，过去把他打得跟孙子一样。根哥，真的，女人要是心狠起来，要是报复起来是很可怕的，她们想的做的往往自己都不知道。”

我苦笑一下。“的确。”

“我好多姐妹一说起自己的第一次，或多或少都有点甜蜜，我是一说起我的第一次就咬牙切齿。后来我再大一点就缠着同村的姐妹一起出来了。她